

金剛乘學會成上以來。已經三十幾年，其職務的進展與傳教範圍的擴大，會方自有詳盡的報告，用不著我來敘述。這裏要說的是找個人對於學會力所能做的事希望它能做到。

（一）就我所知，在港九地方弘傳密教，而確有傳承可考，有印信可做的，有三大流派：依其在此地建立的先後，第一是真言宗居士林，第二是金剛乘學會，第三是大寶法王中心。其他約兩派我不談，就金剛乘學會言，既是西藏前傳密教的正宗，而歷代傳燈的大師又多顯密兼融，德學俱備的人，今環顧會內，有無這一類堪任傳燈的人物？有，則應及早加以表彰，無，則劉上師應

以其餘年，從事選擇，加以扶植。劉上師現時尚健，相信可以辦到。

（二）大乘顯密的經續和論籍，西藏文傳譯的最多，譯文也最嚴謹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國政府並未有組織譯場加以翻譯的意向。私人團體雖然沒有大規模從事翻譯的力量，但小規模的一經一論的力量從事，總該有何人去。而力足以嘗試的團體不多。金剛乘學會有的是人力、財力和教派的關係，理應承擔這個使命！

（三）修習密法必須以菩提心為攝持。令人發心，往往只念四句伽陀，誦發菩提心真言，或泛泛作觀，其速度有如舉足踏步，甚者連發心的意義也體會不到。蓋發心者必先明了眾生無始以來隨業流轉，無有主宰，在長期流轉中無一眾生不曾做過自己的父母、子女等，以此之故不能但求一己之解脫，由是進發大菩提心，眾生不盡，不取泥洹，若教理不明，此心如何發起。發心不清者，天龍尚不守護，修密法如何得有成就，是以餘杭章氏有「事火咒龍」之譏，呂秋逸氏有「尾大不掉」之謔，皆對此種人說也，金剛乘學會創立以來，曾有一段時期鼓勵合眾研尋教理，惜後勁不繼，學者寥寥。劉上師亦曾致力於現觀莊嚴與般若對讀，然繼軌者又有幾人？此真「井冽不食，帛我心惻」了，希望學會於教理研究之提倡，三致意焉！

（四）密教的弘傳，在印度佛教吧中有方面的事實。

（一）大乘佛教發展到末期，不論是中觀宗或瑜伽宗，即拋棄煩瑣的思辨，採用簡約的觀行。而密教以三密加持，自力他力因果相感，很容易調伏身心，入三摩地；實在是很實際的修持法。所以中觀宗的月稱，瑜伽宗的月官等本極長於思辨，據說在觀行上也採用密法。這是好事！可惜密教繼續發展，經軌日多，修法愈煩，修一個大法，往往要集合許多人、財力、時間，始克完成。這與密教初期建立的本旨與規模，相差太遠；有檢討商量的餘地。（二）密教興起的契機本在挽救大乘佛教的衰運，大乘中觀、瑜伽兩派晚期變成了煩瑣的經院哲學，頗失群眾的信仰。密教興起，確能喚回許多民眾，與革新後的印度教爭一日之長。可惜無知的教徒，又專以誦真言，祈現福，求神通，甚至濫傳無上密法而捨棄基本瑜伽，義學荒蕪，人材萎謝，外患一來，五印佛教為之絕跡，至今仍未復興。關於第一點，這裡暫且不談。關於第二點，則當回教徒入侵印度摧殘佛教之時。印土大德大量逃入西藏；故晚期佛教，西藏得其大全。現在西藏的環境不如往日。

\*壞寶斯在，金剛乘學會同人有心救世，不能任其棄置，應亟從事研尋，令法久住，其初步工作，應籌辦藏文研究班，藏傳教理學院。風氣一開，相信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及學術界自會發生響應。

（作者為廣州中山大學文學碩士，主修佛教哲學及漢譯佛典文學。現為香港法相學會董事長，當今為唯識宗派之一代宗師，亦為本會之永遠董事。）